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 中国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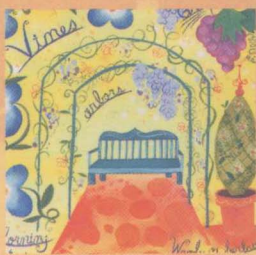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朱滢莹  
谢友鄞  
叶梅  
川妮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朱滢莹  
谢友鄞  
叶梅  
川妮

卷

中篇小说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95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元(全七十六卷)

##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这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朱滢莹卷

囚 鸟 ..... (1)

谢友鄞卷

百姓人家 ..... (90)

叶梅卷

撒忧的龙板船 ..... (123)

川妮卷

平安夜 ..... (173)



## 朱滢莹卷

## 囚 鸟

## 1

捡到那本日记之前，马吹一直在漫无边际地游荡。

游荡这个词是他的救命稻草。他每天在校园里什么都不做地做着什么，依靠着虚无减轻着虚无对他的重压。他不知他想要什么，奖学金？出名？女朋友？博学？或者更为实际，吃好、睡好、玩好？这些比他的虚无还没有重量，却又重有千钧，让他想一想就喘不上来气。于是他便开始游荡。旷课出去是肉体的游荡，而坐在课堂上发呆是精神的游荡，总之，游荡让他舒服，让他有安全感，让他有活下去的力量。

大学同他想的不一樣。大学是过日子的地方，吃喝拉撒洗洗涮涮，让他不胜其力。上大学后的他也同以前想的不一樣。他不但鄙弃玩的不着四六的新新人类，也鄙弃天天对着墙练外语的好学生。他在夹缝中，他被抛弃了。于是他更努力地游荡，世界是他的旷野，他没有方向地兜着圈子，脑子里空空如也却又思绪如麻。他知道他陷入了一个很哲学的挣扎中，他没有办法。

马吹当年要考这所大学时，首先看上的是它的校徽，振翅欲飞的鹰眼中闪着校名的简称。这的确是一所一流得敢制作这种校徽的高校。马吹受不了这种一流的蛊惑。看到那鹰，他就能看到父亲在邻里面前挺得很直的老脊背，看到母亲满足的微笑。最少也对得起高三这一年



的心血，鹰飞来了。可惜，一栏“服从调剂”，分不够高的马吹就被吹进了思政系(后来，老爸凭着老脸和老同学的关系才把马吹换进中文系)。

这个结果让马吹最铁的哥们儿大洋笑岔了气儿，大洋那年没考上大学，又复读了一年，终于在临考前三个月时翻然大悟，把一桌子书装了箱，晃晃悠悠哼着“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学开车去了。当大洋学会开车并到马吹上学的城市投奔了舅舅、当了出租司机后，马吹问他，你不再考了？大洋把脸转向他的红色夏利说：那我就是自个儿整自个儿。当时马吹无限遗憾地在心里叹了口气，现在他回想起来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白痴。

捡到那本日记之前，马吹总是靠在心里练习喊“闭馆了”来打发在图书馆的时光。如果不是老爸生病、大哥生意不顺、大嫂又下岗，他是不会在校内打工的。他用钱并不多，除了偶尔和大洋喝喝酒，也没什么花销，吃喝玩乐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就像他的生存。

看图书馆的自习室，工作很简单，只需按时开门、及时清扫、管好图书、到时喊“闭馆了——”，每周三次，每次只叫一声。而马吹得模拟数十遍。他想让这句话喊得有底气且不动声色。每遍的实际效果都让他从四壁的回音中感到涩涩的。尽管没有人注意他，他还是有极大的失败感。他只能在自己面前证明自己的存在，却也如此尴尬，他无法忍受。

终于，马吹发现他只是一个道具。时间指向十点半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陆陆续续无声地散去，他那声“闭馆了”出不出口都无区别。有时分针刚指到20，自习室里就已经只剩他独对灯影，他默默地盯着墙上的石英钟，听着那与心跳同步的音响，觉得自己又被遗弃了。其实也谈不上遗弃，他本就不属于他们。他谁也不是。于是马吹不再在意“闭馆了”被他喊得有多傻，也就自然而然地练就了一种冷漠庄严又随意的声调，越来越配得上这份工作的色调。

不知有没有人专门研究女子的背影，反正马吹是个专家，至少他能够从背影判断出她们的届别和系别。马吹的学校对学生使用的文件夹





有统一规定,要在标签上写明专业和姓名。这让马吹的猜测有了验证的机会。他总在做出一次猜测之后装作不经意地踱到她们附近,凭着他足可以考上飞行员的视力迅速一瞥,时间越久他的正确率越高。这让他很是得意。

大多数的时候他只是看看,他从没有一见钟情的癖好。只有一次,一个女孩极其清丽窈窕的背影在起身的一刹让昏昏欲睡的马吹腾地站起身,一脸的惊愕,他抬腕迅速地看看表,心急如焚地望着那白色的背影倏而远逝,在她踏出大门的前一秒突然大叫了一声:“还有一个小时闭馆!”女孩并未回头,倒是剩下的人纷纷抬头向马吹投去陌生而莫名的一瞥。

此后女孩在马吹面前以这美奂绝伦的后背晃了近一个月,让马吹魂不守舍。其实马吹的魂不守舍单纯之至,只是想看看她的正脸。在马吹拣到日记的前不久,她终于有了一个娇笑的转脸,那晚回到宿舍他就没头没脑地拨电话给赵南说:我可是明白了,天使的后背总是预见着魔鬼的面孔!幸好我不戴眼镜,要不今儿防弹玻璃也得跌碎。赵南只是笑笑,也不多问他。

认识赵南已经不知多久,他都已经记不得初识的场景。仿佛自他活泼泼地存在,她就驻立在他生命的一隅,永远是那副变幻莫测的表情,熟悉得让马吹对她早已忘形。赵南的高矮胖瘦被人问起时,马吹总是支吾得难堪。她就像一束幽灵,时不时变一张脸游移到离马吹海岸线极近的地方,人鱼一般怪啸一声。马吹记得有一次赵南突然在他的校园里出现,猝不及防地站到了他面前。他问,出事了么?赵南只是笑笑,说来看看他而已,转身就走了。马吹追都追不上。三小时的路途,到了只有两句对话。还有一次,赵南在公共汽车上装作不认识马吹,让马吹都以为自己确实认错了人,下车时她突然转脸对马吹说,嘿,股票要跌了,快抛啊。她的捉摸不定让马吹始终站在原地,既不能靠近又无法离开。

马吹不知自己的违背时尚地不谈恋爱是不是与赵南有关,他懒得多想,是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对他都一样。



马吹时常想,倘若那天不照例旷董禾泽的文学创作课,他现在的命运会如何。他知道这一切已经无法用“倘若”推掉。这个“倘若”之后还有一系列“倘若”(倘若他只是躺在床上做精神游荡,倘若他不在杂草丛中追那只傻里傻气的蝴蝶,倘若他不把那只木匣子从土里刨出来,倘若他不打开……),都由于他是马吹而必然得不可避免。

他不可能不好奇,粟冉的印章在日记的扉页上。倘若她是陈年旧迹也就罢了,可粟冉是马吹的同班同学,刚在半个月前自杀,而且未留只言片语。

这所学校已经很多年没有学生自杀了。粟冉打破了近年来零的记录。她死之前是中文系团总支书记、文学社社长、校刊主编,即将出版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集,即将入党。粟冉在同学中的口碑极好,上到刚毕业的师哥师姐,下至大一的师弟师妹,提到粟冉的为人都是一派赞许,都说她谦和、真诚、还有着儒雅的古道热肠。她死得让全校极为震惊,毫无先兆使得她的朋友们在她死后第三天才聚在一起抱头痛哭。那天晚上,操场的看台上点了近百支白蜡烛,吉他和口琴一直呜咽到熄灯。

粟冉为什么从17楼跳下去?半个月来校园里沸腾着这个话题。

粟冉生前马吹同她并无深交。也许因为马吹讨厌文学创作课,从小他就恨写作文,高考前练语文作文几乎折磨死他——《记一次难忘的班会》。班会是讨厌得让人难忘,可一次与另一次又有什么区别呢,不都是班主任训话,勤奋啦,刻苦啦,不看电视啦,别谈恋爱啦,千篇一律,老生常谈。《雷锋精神还要不要》?废话,我写不要也得给分呀!《我的父亲》?父亲是能写的吗?世界上有许多事是要永远放在心里的,珍惜就舍不得说,说出来就不纯粹了——马吹相信把他拖进思政系的就是作文成绩。高考结束后,他发誓这辈子连信都不再写一封。谁知大学里写作竟成为他的主课之一。到董禾泽教他们的时候更狠,一周一篇,让马吹大有屁滚尿流、丢盔弃甲之势,又成为他留给大洋的笑柄。

而粟冉高中时就已经是市作协的会员,无论哪个老师上课,点评时总少不了她的作业。道不同不相与谋。马吹本就懒于交际,与粟冉更少话。



第一次接触是大一时粟冉找他。粟冉说，马吹，咱们班就你没交入党申请书了。马吹说，我没想入党呀。粟冉大笑，笑得阳光灿烂，像溶了天光云影的清澈溪水中随波滚动的水晶，让马吹眼前豁然一亮。她说没说写了就让你入党啊，只不过走走形式罢了，大家都这样，你要连形式都懒得走就算了。马吹说，大家都干的事儿，我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干的。粟冉又笑了，是吗？吃饭睡觉算么？马吹知道自己清高过了，也笑了，说那是特殊情况。粟冉仍旧笑着，有时间咱们好好聊聊，你可真有个性。那么阳光灿烂的笑脸，离死有多远？反正马吹因那笑脸不再介意粟冉，而且后来为了不影响她的“政绩”，马吹居然交了一份400字的入党申请书。粟冉看到申请书又是一脸阳光灿烂，说：马吹，这下你可俗大发了！马吹一笑，也不解释。粟冉说：不行，咱们一定得聊聊，你的个性有了新进展。虽然接触的少，但马吹能感觉得到，在他和粟冉之间，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存在。他们对视的眼波深处总有些不同的光彩。马吹把它叫做“惺惺相惜”。

最近一次，马吹曾半认真地问粟冉，到底她什么时候才肯赏脸兑现诺言。粟冉歉然一笑，指着自己的两个黑眼圈说，真对不起，我在赶小说，快交稿了。忙完这一段儿，我一定找你聊。我很想聊。真的。她说得很认真。马吹知道出第一本书对她事关重大，便不再打扰她。

而这之后没多久，粟冉就再也无法兑现她的话了。

难道这日记就是粟冉的兑现？

马吹回想那天的每个细节都很古怪，他为什么要跑到已经变成臭水沟的护城河边（虽然它距学校很近，他以前可是从未去过）？他为什么要追那么普通的一只蝴蝶（他并不特别热爱菜青虫的未来）？他为什么会突然开始怀疑脚下的泥土并一直挖到那木匣出现（它埋了足有一尺深）？他不能解释。

马吹对别人的隐私并不好奇，只因粟冉说过一定要和他聊聊，使得这日记看来已颇像写给他一人的遗书。也许他会是这场自我毁灭的唯一破译者。能对一个生命做出解读太有诱惑力了。

你真想参透这个人么？马吹很严肃地自问。



好吧。马吹握紧日记。粟冉,好好聊聊。

我缩水了。每天清晨我从噩梦中醒来都会发现。

梦的开场有无数种,煞尾的却全部是水。铺天盖地,不可思议。我站在沙洲上,等待着,我知道结束要来了。世界安宁而静谧,从未有过的。忽而一阵风,成千上万的黑蝴蝶在白芦苇间穿丛而起。我知道达利的梦幻驿马车将来接我了。终点是真正的天堂。

我浸透在水中,冰凉的水渗入我的每一个毛孔直透进五脏六腑,它们在我的血液和淋巴液中飞窜而过,连骨髓都被冲了个干净,换做水来支持。被洗透之后我醒来。我缩水了,如同一件衣服。我的思维都抽搐成一团,缩在大脑的一隅。

马吹想,他已经把十八般武艺都忘光了。“缩水”这个词在指什么呢?梦又是梦么?梦中之水是什么?“洗透”呢?——解读可以有无数种,但对死亡本身而言,只有一种通向它。马吹深吸了一口气。这场谈话并不容易。生死陌路,通车不易。马吹抬头望望一自习室的人,有一种剑客出山的感觉。

2

生活中又将蹦出一个女孩,是马吹所始料不及的。

一个需要喊(也许没有必要)“闭馆了”的日子。马吹缩在图书馆自习室的角落里研究着日记。十月末的月亮在天上爬呀爬。

当初,A的舞跳到一半的时候B就上台了,所以A和B积怨很深。而王子不知该和谁共舞,所以A和B对王子积怨也很深。王子知道女性主义已经发展到了A与B不能委曲地“和平共处”的时代了。即使三宫六院、妻妾成群也有个亲疏远近、幸与不幸。



三角形在现实中不能等腰。儿女在父母中间，男人在婆媳中间，老师在学生中间，凡人在情爱中间，近一分也是近，远一毫也是远。王子在琴弦上辛苦地寻找泛音点，身心俱瘁。

马吹望着这段文字心中一动。难道粟冉陷入一场三个人的爱情是非中了？

这年代已经不会有人为被两个人同时爱上而自杀了，甚至也不会因为同时爱上两个人而怎么样。“爱”那么轻易出口，泛滥到可以甩卖抛售。粟冉聪明而洒脱，更不会做傻事。而日记里还有许多关于AB的故事，即使是小说也会有现实背景。难道AB是两种文学流派？或者……含混隐晦的文字让猜测疲惫而艰难。马吹否定着一个又一个的推测，当他把所有AB的可能都推翻之后，心里空了。他抬起头，看了看一自习室忙碌着的人，另一种空也泛上来，让他胸口闷闷的。他们都在忙什么？他从大一闲起来时开始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现在眼见毕业指日可待了，他还没找到答案。眼前两个女孩头挨头地正笑着嘀咕什么，看正脸也知道是大一新生。同性恋？马吹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迟疑了许久，才照这个思路摸下去。

马吹对同性恋并不介意。马吹喜欢兰波，他是同性恋。马吹也喜欢柴科夫斯基，他也是同性恋。马吹还喜欢汉武帝，他还是同性恋。他是喜欢之后才知道他们是同性恋的。马吹觉得男同性恋的艺术感觉比一般人要好。他知道广告系的两个男生从大一下半学期开始已经在外租房同居很久了，他们一个已做过个人油画展，一个的平面广告创意充斥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感情很好，和谐而执着。马吹甚至有些佩服和羡慕他们。他们的固守让校园里男男女女分分合合的故事更显得醒目。在马吹心里，他和大洋的感情就已经超越了哥们儿的深度，已无法定义。

有一次马吹和大洋喝酒时大洋显得心不在焉，马吹便逗他。他软软地讲话，说大洋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可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儿呀，虽说法律不会保护咱俩儿的关系，可你



得凭着良心哪！你满天下哪儿再去找像我这么好的男人？

大洋正喝着酒，听马吹柔声细气地说话，看他媚眼频频、秋波阵阵，一时间眼瞪如牛，一口酒喷出来，笑得几乎背过气去。

马吹知道自己对同性恋并无恶意，但粟冉若是，他还真不能接受。没有原因。

不过，这样似乎能够解释她的死了。中国毕竟是中国，校园毕竟是校园，粟冉也毕竟是粟冉。恋得欲罢不能，又被 AB 争得心烦意乱，就……

马吹愣了半晌，不愿接受这种解释。

要证明不是，他得找到 AB。

他忽而想起两个人。

马吹的学校是一所综合性的高校。校园很大。校内有将军湖，据说那位赫赫有名的大将青年时就常在湖边读书。现在将军题字的横匾还在湖心亭上高悬。只是这湖与亭都已缺少将军气而飘荡着情侣的味道。围绕将军湖辐射着各个学院、二级学院的教学楼以及学生的宿舍楼。这很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建筑规划的基本模式。据说，最初建校时，正是战火纷飞的乱世。设计师是留洋回来的建筑博士，便以湖为中心规划了最初的营盘。后来，几经战乱，校园在建国之初重建时，由于四周的地皮不够，只好仍依照原样“辐射”了。

建筑系的同学常说，我们活在一个大祭坛里。

粟冉就把自己做了祭品。从祭坛的至高点跃下，是什么感觉？

马吹以前一直莫名地认为把各门各类文科生这么近地放在一起是很危险的，原因是他知道了季航和沈曰以后才意识到的。

季航和沈曰是文学社的两个副社长，都是经过竞选、答辩上来的，手底下功夫自然不差。粟冉活着的时候，她们是她的左右手。只是据说来自广告系的季航与来自导演系的沈曰一直矛盾重重。她们经常各自为政、互相拆台。《文鹰》半月刊排版时，沈曰一定会修改季航的封面设计，季航也一定会删节沈曰的卷首语。文学社例会时，只要粟冉不在，她们便会当面锣对面鼓，唇枪舌剑、含沙射影，常常把茶话会变成斗



技扬。

见过那场面的人都说，季航沈日的架势颇像后宫嫔妃争宠。而龙颜何在？醋意何来？又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大家就都解释成为文人相轻。那么又为何不去轻粟冉？

马吹高中时的另一位朋友于墨是文学社里男生中的第一好笔，因为他是学法律的又喜欢写武侠，人送绰号“闪电判官笔”。于墨提起季沈之战时淡然一笑，慢条斯里地说：自古成王败寇，江湖自有江湖的无形之道。服了就不再斗了。斗的，是还未排出座次的。

你呢？服么？马吹当时问。

于墨深藏不露地又一笑，不置可否。答非所问地说：如今大家全都谨小慎微，从不轻易与人结怨。人比人没个好比，您跑得快，人家还跳得高呢，横竖没个高下。肯撕破了脸干起来的，必已利令智昏。

什么利？马吹追问。

于墨意味深长地又是一笑，反问：要不我也介绍您入社？两周一篇作文就成啊。

你杀了我吧。马吹摇头如鼓。

难道季航和沈日的“利”恰恰是粟冉？

而大家为粟冉点蜡的那一夜，季航是哭得天昏地暗，沈日却根本没有到场。

马吹迅速地翻着日记，一目十行地搜索着有关季航和沈日的蛛丝马迹。“季航没有说为什么，只是恨。”

季航考过导演？马吹顿了一下。

我还是觉得她更适合广告，大约人在环境中久了，性情也就变了。跟夫妻相的道理差不多吧。季航的心病，就在于当年那次考试，而解得的人只是她自己。

马吹继续翻，眼睛都盯酸了，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提到季航，there is no 同性恋。那么沈日呢？日记又在“哗哗”行走，沈日却没在纸缝中出



现，翻到后来马吹忽而霍地提起日记一阵乱抖，好像这样“沈曰”就会噼哩叭啦掉一桌子似的。

胳膊和眼睛一样疲劳了，还是没有。马吹停了手，托着腮帮子坐着发呆。

季航和沈曰有矛盾是显而易见了，可这和粟冉有什么关系呢？粟冉没在日记中提沈曰，是不在乎还是太在乎？马吹一片茫然。

这样愣着，马吹就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一个女孩出现在自习室门口，并径直向他走来，直到她海蓝色的长裙占满马吹的全部视野了，马吹才回过神来。

马吹抬起头看着立在他身旁温柔浅笑的女孩，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就像他大一时被偷了之后的感觉，当时他一直想，钱不被小偷花光也会被花光的，偷就偷了吧。那时他也觉得哪儿不太对，可究竟哪儿不对，他当时是怎么也没弄明白。

女孩一头柔滑的长发披满前胸后背，长裙典雅，嘴角闪着隐约的笑意。她说，你好，我是沈曰。

啊！马吹一声大叫，自习室里坐得满满当当的人稀稀落落地抬起头。马吹想，大多数一定是习惯了，逢周三安静的自习室里总是会发生点什么，因为他是马吹。汪束常建议他在胸前挂块牌子：I'm coming, be-careful.

沈曰现出一个标准的微笑，说：别紧张。我不是来发动你参加文学社的。于墨说你顶讨厌写作了。不过，于墨还告诉我你篆刻的功夫特别好。我想请你帮我。是这样的，我在排一出话剧，在舞台背景设计上可能要麻烦你。我可以按时付给你劳务费的。

你——不是扶贫吧。马吹勉强一笑。

沈曰又笑起来，但眼神很认真。只要你能保证随叫随到，价钱还可以商量。

别！马吹说，我不是车匪路霸，不知于墨怎么跟你说的，我也就是业余自己玩玩，也没专业学过，不知道能不能帮得上你。

别那么谦虚，我见过你的作品。再说我也是业余自己玩儿嘛。你





答应了？沈曰一直盯着马吹，直到他回避她的目光，才说，好，一言为定。说完，留下一张纸条，便如来时一般飘然无声地走了。

马吹直看那古典而优雅的背影消失，才长出了一口气。沈曰的所有空闲时间以及她的呼机号都在纸条上。她倒没想过我会拒绝她。马吹心想。一定是一个没怎么遭到过拒绝的家伙。或者说是个让人无法拒绝的家伙。再细看那字，横不平竖不直，哪一笔都散漫得呼之欲出，凑在一起却又别致漂亮。也不知字如其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低下头之前，他又向四周张望了一番，生怕季航再突然出现。这就算认识了么？马吹自问，忽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凉，粟冉，你想让我知道什么？马吹一不留神就想起了“窦娥冤”。别瞎猜。沈曰长得可比你像好人。他在心里安慰了自己一小把，疲倦地合上日记，仰在椅子上，又看了一眼驼背的月亮乌龟一样在天上倒腾着两条短腿，便闭上眼睛。

闭馆之后，马吹回到宿舍便拨通了赵南寝室的电话。不在。那边答得简洁。

你别装傻！就是你！当我听不出来么？马吹笑着说。

神经病！那边挂了。马吹傻在电话边，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最后端着一盆脏衣服去了水房。刚倒上洗衣粉，宿舍里就探出汪束的脑袋，扯着公鸡嗓喊：吹——牛，电、话！

马吹冲了手便往回跑。汪束一脸坏笑，女的。一屋子打麻将的人都跟着坏笑。

赵南在电话那边笑，嘿，你找我？

你怎么知道是我。马吹在汪束身上蹭干手，顺便夸张地踢了他一脚。

你有什么事儿呢？赵南问而不答。

马吹忽而忘了刚才打电话的缘由，只是追问，你刚才在不在屋里？到底在不在？

我去楼顶抽了根烟，刚回来。真的。

你让你上铺过来和我说话。马吹不依不饶。你今天怎么了？来，